香引芙蓉惹钓丝

□童优佩

近日翻看《风月无边》,竟然与作者的心意不谋而合,仅仅是“只为念着自己也觉销魂”,就喜欢了这个题目,喜欢这本书,哪怕是这种素来不喜的夹杂英文写作的书。于是,我也要为今天的小文取一个自己也觉得香艳、销魂、夺目的题目。此便是“香引芙蓉惹钓丝”的由来,言归正传!

“松下围棋,松子每随棋子落;水边垂钓,柳丝常伴钓丝悬。”是我很喜欢的一副对联,有画面、有动态、有思考、有趣味……意蕴悠然,值得玩味。

中国古代文人九大雅事即所谓:琴、棋、书、画、诗、酒、花、香、茶。下棋在其中位列第二,可见古人对“斗智”的热爱和推崇。如今,围棋高手在人们眼里简直就是高智商的代名词,学棋者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怪了。

尽管喜欢对联,却一直不太理解那些爱钓鱼的家伙。远观之似姜太公,孤赏自钓。近视之如老难民,可不是吗?因其多经风吹日晒,皮肤黝黑,看上去表情凝重,饱经沧桑,目光深邃,视鱼之眼神直勾勾如饥民之于美食。若一鱼上钩,则又是另一幅面孔,完全不顾自己平日里温文尔雅乃至德高望重的形象,恨不得呼朋引伴,立即拿出秤来称出鱼的重量,量出鱼的三围,那得意劲儿绝不比钓到美人鱼逊色。当然现在有朋友圈,钓鱼者大多都晒过自己钓到鱼的集体照、写真照、大头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君不见钓鱼痴者,风雨无阻,寒暑皆忙。于夜黑风高之夜,湖畔草丛之间,忘记蚊虫叮咬,不顾落水之险,孤灯独钓,遗世独立,自以为有“独钓寒江雪”的勇气。君不见钓鱼迷者,三日一小钓,五日一大钓,等不到下班,盼不到休息,一有时间便整装外出,恨不得随时把装备带在身上,时刻准备去“战斗”。

凡钓鱼者都有自己的一套乃至多套装备,到达目的地,装备一字儿摆开。小马扎一个,鱼饵一罐,鱼桶打好水虚位以待,甩开鱼线的那一刹那,简直有运筹帷幄指点江山的意味。其实想的应该是“放长线,钓大鱼”吧!有时一段江面上会有不少垂钓者,他们会自觉占据一方互不干扰。如果收了鱼竿聚在一起,即使互不相识,也会说起各自在某年某月某时某刻,钓到如何大鱼、奇鱼、怪鱼。大多数钓鱼的都不喜欢有围观者,一者,自然是有“怕得鱼惊不应人”的意思;二者,在他们看来围观者大多素质太低太浅薄,懒得搭理。都只道观棋不语真君子,殊不知观渔不语乃真涵养。大多数人问的无非是:有鱼否?鱼大否?有鱼无鱼,乃至鱼大鱼小,不都明摆着吗?自己看就是了,有大鱼钓上来难道不在桶里待着还揣在怀里不成?

他们有一套自己的钓鱼经,季节不同则不同,阴晴雨雪自然又不同,气压太低不适合钓鱼,对流处是鱼儿的活动场所。久晴下雨,久雨转晴都是好时候,“斜风细雨”时是鱼儿喜欢活动的时候,自然就“不须归”了。当然真正能否钓到鱼,再多的经也没有用,还得讲个天时地利与人和。

在我的印象中,垂钓之所以被称为雅事,乃是因为乐趣不在鱼本身,而在于山间之清风拂面,水上之涟漪动人,朝晖夕阴气象不同。如:“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的超脱;或是如周公“钓人不钓鱼”的远见。然现今之垂钓者难道已仅仅沦为为鱼而渔?也许,他们钓的是寂寞也未可知?毕竟钓不来美人鱼,不如勉强钓个草鱼、鲤鱼、河鲫鱼……执竿而起的瞬间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吧,回家还能图个口舌之福也甚是不错,哪怕自己不吃,拿去送人,说这是自己钓来的,成就感又爆棚了。说实话,仅仅是为了钓鱼,我觉得,你们真还不如小时候在大桥下面看见的管理鸬鹚的老渔翁更帅一点,他们只在鸬鹚钻出水面献上鱼的时候出个手,有时还嫌弃它们捉得太小。抓着鸬鹚的长头颈,“啪”地一下把它们甩出去老远,绝对的将军范儿。你们为了几条小鱼,当然,也许是大鱼,整天地杵在那儿,值吗?

朋友圈里有很多人放生,也有不少人钓鱼,于我也是很矛盾的事。有时候就忍不住会想,这放生的鱼能生几天?那钓来的鱼活了多久?

写着写着我又痛恨起那些上钩的鱼来,你们怎么就那么嘴馋呢?放着好好的逍遥日子不过,非吃这些个从天而降的嗟来之食,惹那些个香气扑鼻的伤命钓丝?真是可怜鱼亦有可恨之处。不争着吃饵,不轻易上钩能活得更久一点,实在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夕阳影里碎残红

春儿 摄

太虚大师与雪窦山 ①

开栏的话

2017雪窦山弥勒文化节将于8月17日盛大开幕,今年适逢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为营造良好的文化节氛围,推进中国佛教五大名山建设,向海内外展示奉化独特的弥勒文化和地域文化,本周起《雪窦山》副刊推出《佛教五大名山之太虚大师》专栏。敬请关注。

□裘国松

太虚大师(1890 – 1947),俗名吕淦森、吕沛林,法名唯心,别号悲华。祖籍浙江崇德(今桐乡),生于海宁长安镇。太虚是中国近代佛教改革运动中的一位理论家,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他的佛学思想博大精深;他又是一位实践家,为中国佛教现代化奔波、呼号于海内外许多佛境禅地;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振兴佛教、建设新佛教文化的事业。抗战胜利后,太虚大师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主任,成为中国佛教界的实际领袖。当代,太虚大师与虚云老和尚、印光法师、弘一法师,被中国佛俗公认为“民国四大高僧”。

1932年重阳节,应蒋介石之邀,太虚大师出任奉化雪窦寺方丈,直至1946年5月卸任,驻锡雪窦十四年。(图为大虚大师盛年照)

太虚大师于1920年创办的《海潮音》,是近现代历时最久、影响最广、学术价值最高的佛教期刊,其编辑部也一度设于雪窦山。由此,今年8月启幕的2017雪窦山弥勒文化节上,将隆重举行“人间潮音”——中国佛教现代化奠基人太虚大师圆寂70周年纪念大会。

三味夜话㊱

生活,总有说不尽的意味

□蒋静波

七月的三味“文学之友”沙龙笼统设了个“阅读和写作”的话题。设置这样一个几乎没有边际的话题大筐子,旨在让文友们天马行空,自由漫谈。

年逾古稀的汪知差曾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表诗作,至今仍是文学的发烧友,为参加这次晚七时半开始的沙龙,家住江口蒋葭浦村的他六时十分就出家门等候公交车。沙龙一开始,他率先向在座的文友介绍自己的阅读和写作经历。他在五十多年前进入奉化中学读书时就爱上写诗。因为历史的原因,高中毕业后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权利,此后的十多年就在农村度过,直到33岁那年被招工进入大集体企业,生活才开始出现转机。但不管人生的路途如何艰难、坎坷,他对诗和文学的初心不改,甚至在患病咯血时仍手不释卷,读着诗、构思着诗。文学,成为他艰难时光里的精神支柱和慰藉。现在他年事已高,但仍用心写作,争取写得更好,同时积极参与多项社会工作,仅去年以来就获得了省级文明家庭和宁波市级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农村文化礼堂“十佳志愿者”、百姓学习之星以及奉化区级优秀共产党员、红十字会“奉献服务奖”先进个人等荣誉。他在发言中还不时插入自己的诗作朗诵,披露自己对文学不倦追求的心迹,抒发对文学的感恩之情。

听了汪知差激情充沛的讲述,沈潇潇不由得感慨:本以为文学需要激情,听了老汪的自述,原来是诗歌、文学也给了老汪以激情。文学无用,又有大用,在老汪的生涯中得到了验证。他表示,老汪的精神值得自己学习。接着,他认为,像老汪这样一个在上世纪60年代早期毕业于奉化中学的高中生,在当时的县域里算是较高层次的知识分子了,后来多年在农村艰难谋生,他的爱诗被视为“傻子”,遇到种种困厄,巨大的精神反差和苦难的经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但对文学创作来说又不失为一笔难得的“库存财富”。现在,应该是把“库存”呈现出来的时候了。

高鹏程接着沈潇潇的话头说,过去中国对历史的文学叙写,大多是从宏观着眼,缺少细节的精确度,相对实际的生活不够丰满和细节化。譬如记述战争,连交战双方部队兵员的数量、死伤人员往往都是空白。所以,老汪若能以自己独特的亲历来真实反映那一段特殊岁月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沈潇潇由此向大家介绍了汪知差的一篇纪实近作,并认为老汪对诗歌创作的持久热情很可贵,但他的独特“库存”更适宜于当下比较热门的“非虚构写作”。他进而指出,个体化的生存经验是别人无法重复的,希望文友们发掘、利用好自己的“库存”,扬长避短,写出独特的、属于“我”的作品来。

俞赞江也刚刚看过汪知差的近作,他认为这篇作品的题材很好,主人公的青春梦想被时代牵绊,从个人的命运观照时代的命运,有感染力,而在如何进一步增强作品的文学性方面还可以再打磨。

卓科慧说,听了老汪的讲述和文友对他的纪实散文近作的介绍,令他想起上海作家金宇澄非虚构作品《回望》中作者的父母、家庭所历经的信念、痛苦等经历,非虚构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

沐小风、杨洁波等文友也纷纷与大家分享自己的心得。在沙龙接近尾声的时候,高鹏程笑称今天预设的主题是阅读与写作,谈论的中心却是生活和文学。接着他谈了自己对阅读、生活与写作的心得。他认为阅读是把别人的经验直接拿过来为我所用,人类历史上前人已走了非常漫长的路,积累了丰富且大量重复的生活经验,人们可以通过阅读获取大量的信息和经验。在为我所用时,关键看有没有“我”的辨识度,要注重个人独特的经验,把握生活的细节,这样写就的作品才有非常强的穿透力。一个人的生活或经历虽然有限,但某些经历无可替代。文学是对个人独特经历的真实记录和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不需优美的词藻去雕饰真实。

在沙龙上,作为区文联副主席和《雪窦山》杂志主编,俞赞江谈到了对于我区文学作者队伍年轻作者较少、特别是90后、00后作者还不曾露面的忧虑,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好在本次沙龙还出现了几张新面孔。正像我们的话题设置是宽泛的,我们的“文学之友”沙龙正如其名,也是开放的。只要你对文学有兴趣,不管是作者还是读者,三味“文学之友”沙龙热切地欢迎每一位新朋友的参加。那就说好了,让我们在每月18日晚(逢节假日顺延)的沙龙上相聚吧!

烈士雕像中的第八个人

——为纪念建军九十周年而作(外一首)

□原杰

在川北班佑 仰望红军烈士纪念碑雕像
我发现其中第八位是小战士
他不会开口说话 话全列队排在心里
只有姿势说话表情说话
迎风招展 那杆不褪色的旗也在坚持说话

八十年前 若尔盖草原深处
这里刚发生过一场战马嘶鸣的激战
残阳淌血返回故乡
小战士说不出话 生命定格为一种姿势
眼里云彩说话 头上星星说话

八十年零六个月前 赣南丘陵一个山村
亲手埋葬了父母 又偷窥邻家细妹子一眼
一把火烧了仇人的库房
一位农家半大小子咬紧牙不想说话
愤怒 是拳头紧攥出的第一句话

七十一年后镜子老旧模糊

李才莲新婚三天参加红军离家
留给妻子迟玉华一面镜子与约定
从此 镜子让思念无处遁形
一次次对视 一遍遍抚摸
七十一年后镜子老旧模糊
镜中人依然血气方刚 憨厚年轻
思念不会无缘无故就开花
需要等待作土壤风雨当养分
夜入镜没有漆黑 心贴镜不再孤单
怀揣镜子在村口大树下日日守望
七十一年后镜子老旧模糊
镜面依然闪亮生命中最温暖的部分
没有等待便不能说爱过
刻骨铭心总是贯穿一生
当村路收回脚步 守望终与追寻融为一体
静听远方道路上的足音
七十一年后镜子老旧模糊
镜背依然隐藏甜蜜的疼痛

大雷山赏雾

□毛朝晖

位于奉化中部的溪口镇大雷山海拔809米,2006年5月被评为宁波十大山峰。此山以云海、泉瀑、奇岩、怪石闻名于世,但我却欣赏大雷山的雾。

大雷山的雾俊秀迷人。到大雷山赏雾,如同一幅幅写意山水画,人们不知不觉便进入了那种如梦如幻的境界。

春天山帽子雾,大而圆。处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山峰,都美美地戴上了一顶。大雷山因此更添几分秀色。痴情的山帽子雾,与相约会的时间约定在早晨。太阳情人准时赴约,一阵狂吻,直把山帽子雾吻得银光点点,璀璨夺目。这时不由得想起《昭君出塞》那幅画;头戴绒帽,身穿绒衣的王昭君,骑着马一步一步朝草原深处走去。

夏天,奔马雾,气势好生了得!一阵大雨过后放晴,山谷中涨满了雾。那雾看上去如同关在圈栏中的马群,你挤我拥。这时吹来一阵山风,这些雾如奔马一般在山谷中撒腿狂奔起来,窄窄的山谷,哪经得起如此的折腾,加上呼啸的山峰如万马奔腾,一刹那眼前已经是一片模糊。好厉害的奔马雾!

秋天半山雾,犹如一道天幕从空中垂下来,将山峰拦腰隔断。一座座山峰,一片片田园,这时更加多姿多彩。林中小路也都很倔强,硬是左拐右弯从雾中一头伸出来。一时联想起贺敬之先生写的那首诗:半山的云彩、半山的雾,深山的人家云雾里的路……此景此情真是一幅泼墨山水画。

冬天轻纱雾,丝丝缕缕。看上去如同落地纱帘,如此珍品,是织女抛梭织出来的吗?把团团雾绒织成这么漂亮的纱帘,非织女的一双巧手不能完成。是谁在拉纱帘?微风轻拂,纱雾慢慢的走动起来,于是雾中的山峰也跟着移动。

大雷山的雾,迷人的雾。是你使人遐想联翩,是你给大雷山增添一道美丽的风景线。